



五雜俎

五

卷之九
拾

物物
部部



五雜俎卷之九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
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
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
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
此理之所必無也

陳留謝肇淛著



五經系 卷九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
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汚者
嶺南人有善致雨者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
龍見女卽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
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二停九似之
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
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
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
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
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
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
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恠誕
余嘗笑劉媪息太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

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
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
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秦龍御龍屠
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
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
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一龍交其一困而墮地
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二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
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想傳云
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
好險睚眦好殺負屨好文狻猊好訟狻猊好坐
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
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
腥蠃蚱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圖好
閉口蚘蛟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
 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鸛之懾羽族也以驚然麟
 鳳為王者之祥獅鸛僅禁禦之玩君子宜何居
 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一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二道其一為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
 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鳥王吹火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

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
 則必驚怒簸騰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
 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
 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為王者之瑞龍
 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
 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為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
 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即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臯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即觸無罪即不觸則臯陶之為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冤豈不勝臯陶遠其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豸為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既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一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既

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一平四日方死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厖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日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組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胃組上四足插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鞢布地及橫施道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汚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閏西北多虎暴二五為羣余時為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墓人捕之旬日中格二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獮人能化為虎又有獮虎還化為人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唬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凡上者時潘景升謝于楚在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為虎覆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一壯士殼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
組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者之賂一醫
者為告免辨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
惟生虎自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
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駮有天鐵熊皆
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
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為駮馬管子曰鵲食
蝟蝟食駮駮食駮駮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虎略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
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為牛所舐而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驟

高八尺二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騾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為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即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為人害則笮而殺之

師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籬

今 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為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 駕未出時縱遊齧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 勅杖之二

象以鼻絞其足踏地杖屨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杖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恠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入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為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即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後猊即師莫巨於驪長

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莫力於萬萬莫惡於

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跛行兒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蹣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一樵子遇之，不識以為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推者，眾呼逐之，躍出城外，窟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土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輒為所接折而擲之。良父一裨將至，始曰：吾山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穀

突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為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為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為桎，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即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麕有麀有麇有麈有麞猴之屬則有獾有猿有狢有獾狐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鼠之屬則有貂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然麇似羊而從鹿雌似猿而從虫鯨鯉似獺而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麇之性怯飲水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為蟹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印印距虛比卽有難印印距虛負之而走蟹齧得甘草必以遺印印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

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卽蟹也但又未見印印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狼亦負狽今狼恒見而狽不恒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北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交合所成非

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特不堪乘
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
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
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
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馱馱馬
父驢母也然馱馱為神駿而騾為賤畜可見人
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騾父牛母謂之
駝駝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
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
何為別而至於破腦尚為善別馬乎此亦可笑
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獾多獾多鼠狼獾如犬
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即還其行
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罝於穴口雞鳴時縱
天嗾之奔而入穴即獲焉其肉膻甚不能多啖
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鵠之類一齧即斷其喉
十百為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

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為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者十六七然亦不為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

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為之請不得也一云是德州猴

精縉紳為寧德陳侍郎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興之來
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
實告我姬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
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
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
皇帝起淮右益聞即棄官去

狐十歲始與六通不為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
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壯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為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為
魅如金華家猶畜二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獼猴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之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為常此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追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
揪鬣搗頂翹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蹙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今馬下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
者為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二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謂亦無筋

瘵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即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瘵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太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卓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吏出語如何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恠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防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

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丟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恠也

五
卷九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
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
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
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唬然大也而不能捕一
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
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
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处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主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蹶
跚地下蓋冗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為妖者也

大倉中有巨鼠為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貓往皆反為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

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二日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焉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後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各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蓋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即伏不敢動為貓昨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二十斤但未試耳

荷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一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鳴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雛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一物之不祥，從古已

息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為羣，安在其為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恠者，士常一二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嘯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

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卽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卽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鴞鵂鷂鴟鵂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
 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
 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為味倉庚不知禽
 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
 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
 可又指為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為主而季秋後至者為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為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
 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
 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鴉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鴉即
 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
 也又鷓鷯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
 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鷲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日
 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睜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絛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
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
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
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即裂其爪
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
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縹緲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
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眾相視罔測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孰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昧不能開
一擊而墮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為藏沙也物之
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沫水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
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荷帶綠波
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為蘭廷
瑞作也云瀛水上有一鳥立不動者名信天

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
安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鷓者亦能搏麀鹿食
之驚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鷓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
後略稍之即遠逝青鷓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
如是再二糞漸微以至盡即為鷹擊矣物之以
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
蟲間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
時得蝦曰謝豹蝦賣其曰謝豹筭則又轉借以
為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
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為謝豹未知
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為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
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
在吳興見雌雄兩鶴於府堂鳴吻上謀作巢既
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其噪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鶴身高六七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鸛巢而鳩居之者
 閩太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一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為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白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為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為鵬莊子寓言身鵬即古鳳字也宋王對
 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即楚鶴漢

五雜俎 卷九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也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檣直至潞河
吉自負必得太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鵠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春
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
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菜
容狀奮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
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二翼其名曰鷖西方有
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
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

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鶴鷄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錢引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為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恠也

鷄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稔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鷄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鷄火鷄首鷄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鷄火之禽天文之鷄蓋指鳳也非鷄鷄之鷄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為四美蠣負石

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蠟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為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鯨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蠔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吃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鱮魚殼為樽澁峰鱮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鱮殼山積土人以為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為樽也

卽虎螭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蚌蚶大者如斗俗名曰蚌其螯至強能殺
 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螯長不螯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螭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鯁魚每枚二錢漢王莽啗鯁魚憑元不
 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鯁魚百
 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
 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鯁音撲入聲今人讀作
 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竺藟石上
 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
 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
 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蠃至螾蚶六十餘種時閩為
 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
 小者計亦不下二千餘種人之狗口腹迺至窮
 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
 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
 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
 唯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為風吹
 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
 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
 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
 畝地為池求有子鯉魚長一尺者十六頭牡鯉
 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
 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
 三月溯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為龍而不
 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
 化為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為之丹都無鯉魚

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鮐即編也陽書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編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鮠鮠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

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披毛詩鱗鯊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聞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鯢類耳

鯢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濱常見果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潮人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拄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白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剗目乃覺
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
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
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
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鮠魚又誤矣一魚余
皆見之大小形質實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
口灘畔有洗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
沒婦爲驚化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二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

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
水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
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為蚌屬羅頤曰蜃大
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
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為人害陸佃埤雅云
蜃形如蛇而人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
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

入大水為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
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為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
以為蛤屬俱誤也

龜之為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
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剗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
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
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
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太龜藏之府庫為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謂二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
龜上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
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
取者始靈得龜不卽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
剔其肉寃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
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告以
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一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
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
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
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
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
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
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
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
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
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龜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犬鳥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為珍品其胎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即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章時用傘遮蓋鹿陸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忌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
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闚天以蠶測海蠶古螺字
也注以為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蠶字解之
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
卽縮龜肉刮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搜
之反爲所嚙商人無食之者乃于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闢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
觸之龜卽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龜所嚙全
死不放虎割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龜爲
有功放之於江焉

龜鼈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鷓過洞庭血沙上爲鼈所舐

五雜俎 卷九 三十一

遂化為鷓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鷓反被蠱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蠱鷓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蝻蛇皆為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蠍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煤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軸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蜂蟻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二十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即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為口食久矣
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自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為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煙蚶黃甲鱾鱖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太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即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

之屬一白 上見問之具以對 上曰知此殊

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渝年川中奏

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土墳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

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
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准去穢草亦防此等種
類也

相傳蝗為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
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為蝗矣雌雄既交一
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
螽螽蟻蠹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
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
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
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為羣可以
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
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蠹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
處最多遇其蟻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
有取以為膳者相傳為蠹螯者忍痛問人曰吾

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
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
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
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
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
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鏡
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蠹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
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
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
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
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
甚蓋受百方之水汶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
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
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孳木實如批

把熟則裂衣而蚊出焉塞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蠅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蠹二吳多蚊閩廣多虵虵蠹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苦聲為臭腐流淨素為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

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狙獍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蟲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止殺人嶺南有夜

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蟋蟀能螫殺人俗云
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壘
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
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
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
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恠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善弱
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
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
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
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蛞蝓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稿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為蟻娘也子下之為蚊也不善變者也鼠之為蝙蝠也田鼠之為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為蜃也雀之為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為螢也朽麥之為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下為蠅子下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下音吉厥或作蛞蝓稍久則浮水上而為蚊矣葛稚川曰蟻蠃之育於醯醋芝櫛之產於枯木蛞蝓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五經集解 卷九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
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蟲蟬蠹科斗野疋之屬
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即殄滅罄盡
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
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即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
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謂負也子作也子也故人
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螺贏實非
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
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蛸銜泥竹壁及器物作
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
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
詩但言螺贏負之未言其作也子也則揚子雲
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壚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壚得數十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嗜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前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筍若熟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疑立
不動卽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
刀剖之膽卽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噙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太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為慮越二十
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為雷擊
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
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
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
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為首一人得見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來能鳴。健闘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為將軍矣。咋殺二雄則為大將軍，持以決闘，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闘，乃以厚價潛售於邑人。其大將軍闘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闘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闘。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闘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為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書則同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為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蠼螋也蠼螋周官作球螋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為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蜒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蠱化為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為水蠱水蠱復為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蠱為蝮，兎齧為蠶，物之所為出於不意。稽聖賦曰：蟻蟻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啗人痔痛，見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為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蟻蟻而小如針，尾好緣紙窗，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戶戶，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麪者，食麪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為酒魔，從此能飲有名。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

者蠹魚一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蛆
蚓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台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言

五雜俎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二

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也但於眾木為後耳
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
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
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為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
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數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𣎵案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而从公猶徂至劣而从侯豈亦以蟲之長乎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二槐爲二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二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

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支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閩雪峰見唐時枯木菴而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物也一處寺僧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

五文系
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恠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二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二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不遺後八十二年為元世祖二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為火所焚今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于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為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
 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
 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
 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組緹下度之得二十丈
 云而榦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

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
 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為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昇拽之費不

與焉然川貴菁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驚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組罽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即求之終至不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二年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百畝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士作案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什物多窳而不緻坐是故耳榱楠豫章自古稱

之而楠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之榱半埋沙土故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解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為貴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為貴耳然終俗人之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留柯

礪者截以為器蓋有瘦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瘦北瘦之異南瘦多楓北瘦多榆南瘦蟠屈秀特北瘦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瘦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瘦木為浴盆此以大為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為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為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為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此按劉子云榿楠鬱麩以成縹錦之瘤則瘦木

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柏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茶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
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
則不復長旁榦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
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榦旁
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
其折每一榦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
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

燕談載亳州法相寺矮檜亦類此

三衢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拳蹙縮形勢殊詭余

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
碣表於道周太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
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
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
所賞樹石蓋蘇公為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
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
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郊聖觀有一松相去五尺合為一榦名為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一榕樹亦然作門出

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偽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為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室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即不爾

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即昭烈會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

此樹為汝生也今宅既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即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即聞雨聲竟夕不絕待見曰病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聲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栢賦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幹亦與柳不類俗名為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梓也櫝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菡萏也芙蓉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楓棗一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為式或無式

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夫棗地是也
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
曰楓夫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
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一吋許葉似側柏藏篋笥中
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
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
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柏有根鬚數條
未必是古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
茁時甚珍之既老則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
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淪而瀉之
亦可食也考之圖經踈而臭者乃樛身蓋一木
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槩呼爲
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以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貼牙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
以覆菴舍一二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汪南日之所見
者已不下二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
大如斗者太姥玉壺菴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
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
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
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歲竹見雪
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
訣也俗說五月十二為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
十一日一月二十二月三十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
皆可栽太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梢使
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
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
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
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豢養
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
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
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
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
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少
室山竹堪爲甌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
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
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蒂竹其長百
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
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二十九節節長一丈

五雜俎 卷十
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箬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黃白仲詩有箬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此沍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

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

天親竹皆雙
岐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為山蘭其香視家蘭為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為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即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為風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劇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蛆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五藥系 卷十
手允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
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天札故北方
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
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蘭而
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
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芣苢
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茵莛間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
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
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籩人八籩乾榛與
焉榛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榛商書若和羹汝
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也可見古人卽生青
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咏今
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
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
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冤哉然

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自暗香踈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
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
反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
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
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
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
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
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
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
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
隰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
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
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
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為遊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識得莢速莢速尚可得駁
馬莢速與六駁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速得
莢速而悞以為駁得駁而悞以為駁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為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為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言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
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士
子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為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
而遮鼻之果然夫香壓眾花而名不出里閭余
至今尚為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諼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
曰諼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
必不可得也使果為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
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
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諼同音遂以忘憂名
之此蓋漢儒傳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
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
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是剥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為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筒瓜等十餘種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
美燉煌西羗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
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
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之
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
中裂之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
巾覆也士寔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寔而已庶
人斲之不橫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瑣

屑若是既蒞以茶便欲壽考受祐而食之之法
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為訓宜
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三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
為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為匏不可食
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
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

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主貽我五石之瓠則亦
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
人以長而曲者為瓠短項而大腹者為葫蘆卽
匏也亦謂之壺爾風八月斷壺鶡冠子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
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
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為二種固亦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

為二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
成字為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
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
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
以能結之也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二種最甘好者為羊角蕉
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槌置
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
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麓巨葉長四五尺
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
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二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
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
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
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

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
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
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葉計長不能以寸
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一本二十年中僅見兩
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
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
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
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五雜俎 卷十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阜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阜果或云卽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主第一知己也揚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單辦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

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皆伐以爲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

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萌芽時以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一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欺人也

五祭錄 卷一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一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一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二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即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貨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清華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味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為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茶醪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五原系 卷一
一種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
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
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揚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
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
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七脩類
彙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
以繡裘花潢之余謂郎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
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

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爲一簇問其人曰
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
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爲梔子則僅八之一以
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
旣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
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
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
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

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
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竒其事以為祥瑞迺改
為瑞余謂山谷之中奇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
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
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為奇翫而
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
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
墜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
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
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
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為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
為口實至謂子美毋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
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暮落婦
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
之朝開暮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
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即落又速於木槿也

五雜俎 卷十
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即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為玩往往遊處二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芙蓉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寔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寔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
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節
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
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
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
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為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
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
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

禹錫作菊苗羹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
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
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
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
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
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米嶺授厨人烹滷調
甘酸毋冷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為羹者亦不知公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二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二四頭洎秋亦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莖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諸生家觀牡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高樹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囑夜復皓月照耀

如同白晝權呼謔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
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
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
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
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既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
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
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
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
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一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
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
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海風苦雨次晝晦
夜非時也官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
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
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特庶幾歲一
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阜志所謂李
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五深 卷十
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
壯年上而徒闡闕於未景也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
矣滁為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
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毋論其
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貴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
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月長芽之候芽
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一數

也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
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
力一木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為貴耳其實不時
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
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實花其中周以草藉而
密壅之春分乃發不然卽槁死矣南方攜入北
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絕故段成式謂卽薝蔔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在三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薝蔔玫瑰酴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也

蜀孟景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也不亦宜乎

兖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挂劍臺豈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疾之說亦不過廉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見所謂挂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劍之風而興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斑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鑑梁武帝木棉卓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緼絮馳荆棘中卽裂示不如羶貉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

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友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名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卽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名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此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一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莖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曠卽槁須置池畔巖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

間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米及三十萬本有一
本數千葉眾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
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
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
還寺往返既久有汗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
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笑乎椰子
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煎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

慎也

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
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
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
山忽得奇菌歸以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
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
至膚理折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
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
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太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園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窟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相人如斗欲以進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蒂流血露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臠而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話之道士曰此肉芝也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棟廷評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舉子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草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蠶可以點肉亦閩中烏鯨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牽羊豕之類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無毒殺諸蟲被癩瘡下惡除邪辟蠱毒且其氣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當椒用有回回吉狀如榛子磨入麵中極香兼去麵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邪去穢鬼魅避之噉叭香出噉叭國色黑焚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噉叭香一爐至夜中墜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百宅遂清

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末樂初天妃宮有鸛卵為寺僧所烹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平
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
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虜氍帳中數百人
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
也

血竭一名麒麟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
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二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
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
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奈酒時勉因上元夜拾
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忤旨為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雖重可為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昇之遂得甦時論以為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錫樹之脂驗者以透指申為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即丁香也有雌雄一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為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黑堅沉水者為沉香帶斑點者為鷓鴣沉半沉者為棧香形象雞骨者為雞骨香象馬蹄者為馬蹄香在土中戒薄片者為龍鱗香亞於沉香為速香不沉者為薰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顏雪香宿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
又有瓠香視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
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影山間
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一三
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
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
常湧出為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
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
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
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
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
嵇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
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莧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
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臬肉祭之俟鬼火叢集
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卽能言語矣
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
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
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
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
孰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終

